



捏塑陶珠需要細心與工夫



工坊媽媽創作陶珠的情形

原鄉好藝 | Native and Creative |

# 親愛的陶珠，讓部落新生 芭伊工坊

A Tribal Rebirth Based on Ceramic Beads: Bayi Workshop

採訪・攝影／林柏宏 Po-hung Lin · 圖版提供／芭伊工坊

## 以陶珠重建部族文化

2009年8月8號莫拉克颱風肆虐，重創了臺東縣金峰鄉，造成嘉蘭部落的嚴重災情，豪雨、土石流直接衝擊住宅，奪走了當地鄉民對這塊土地投入的勞苦心血，一幕幕險象環生的畫面至今仍深深烙印在當地人的心中。然而洪水帶不走排灣族一向自傲的互助友愛精神，災後為了重建部落，也為了重拾昔日的繁榮光景，嘉蘭部落除了重建原有的木藝工坊、布織工坊之外，又透過社會大眾及社福單位的協助成立嘉蘭芭伊工坊，並規劃相關職前培訓課程，在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所推動的「嘉蘭災後重建產業輔導計畫」，以及家扶中心、雅比斯國際創意策略公司、清華大學竹蜻蜓團隊等單位的共同參與下，致力於傳統技藝的文化技術保存與行銷管理，畢竟風災

沖毀的不單單是家園，更是別具意義的文化資產，也因此工坊成立之初就以延續文化及重建復興為使命，進行陶珠的製作與傳承工作。

「芭伊」在排灣族語中有「親愛的」意思，做為工坊名稱，則意指著對族人與工坊的愛。芭伊工坊的主要成員來自部落中的婦女、媽媽們，她們將彼此視為親人般共同創作，有時一邊製作陶珠、一邊唱著部落流傳的歌謠，為程序繁瑣的陶珠製作工作掃去了沉重煩悶，增添了歡樂氛圍，成為凝聚情感的姊妹淘聚會。成員們在其中學會分享，並肩負起傳承陶珠工藝的技術，嘉蘭部落婦女堅強、勤奮、樂天的生命力，在工坊裡找到了另一扇門扉，這是媽媽們額外的收穫。



陶珠製作



### 樹立品牌，迎接專業

關於嘉蘭部落的三個工坊，工坊顧問吳淑倫表示，之所以會有木藝工坊，是因為風災為臺東、太麻里一帶的東海岸帶來了大量漂流木，嘉蘭部落於是申請其木材使用權，希望藉由木工坊的教學工作傳承木雕技術，且以漂流木製作的餐桌、椅凳、傳統木雕展示品等，更兼顧了永續精神。布織工坊則是因為布包的材料取得及技術層次較易上手，為了讓婦女也可以增加收入來源而設立。兩工坊皆以外聘講師的方式授課，並與鄰近部落、社區交流，將來還預定結合陶珠工坊以及部落裡的編織專

長，持續進行相關課程的推廣，以長久培育族人習得一技之長，甚至在學成之後開設個人工作室。

嘉蘭芭伊工坊的成立卻不如前兩者順遂，規模小、人力不足，僅賴十位熱愛傳統文化、願意共同奮鬥的婦女成立，學員則多有經濟或其他生活層面的難處，但大家齊心協力，只為了提振即將失落的陶珠產業。工坊班長曾淑琳頗有感觸地指出，陶珠技藝雖然是排灣族人的固有技能，但深知其製作技術者仍是寥寥可數，芭伊工坊的成員也是在風災後才開始一點一滴學習，其中有些人認為需要朝創新思維延伸



(本頁三圖)  
工坊成員的陶珠作品



芭伊工坊的作品擺設

發展，才能讓嘉蘭芭伊的陶珠與其他部落的陶珠做出市場區隔，如成員之一歐美惠就直言：「保持固有的傳統形象不是長久之計，因為嘉蘭已成災區代名詞，若是購買者是出自贊助、捐贈的心態，這樣無法發展成『產業』，只會讓工坊淪為零散工的形式短期經營，因此最要緊的是提升工坊產品的良質率，並藉由融入傳統與現代元素，讓商品既實用又兼具創意美感，由此建立口碑、營造品牌，才能夠讓工坊站穩腳步，進而發展成部落產業。」

由於成員皆是家庭主婦，不熟悉行銷管理、成本收支、廣告設計等複雜考量，容易焦慮不安，歐美惠接著指出，比起爭取外界資金投入或群眾發起的愛心義賣，她們更期盼擁有相關專長背景的外界人士與工坊聯繫，提供專業諮詢、想法，讓工坊能夠透過討論提升產品的形象及獨特性，以贏得消費者喜愛，開發市場需求。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工坊仍在努力轉型中。

工坊先前的經費主要來自家扶中心，由於初期營運成效不彰，不僅產量不足，就連成員出勤率也不盡理想，因此未來計畫朝自負盈虧的方向邁進。透過顧問吳淑倫開始接觸文創產業概念的工坊，在對部落文化的深耕下，已展開研發的相關具體行動，未來可望一步一腳印地顯現在其陶珠產品中。

### 走向文創，舒展新緣

從工坊的陶珠製作過程中，我們就能充分感受到傳統技藝所蘊含的豐沛內容及製作者的細膩心思。工坊媽媽示範時，用練土機將陶土揉練多次，以達到適當軟硬度，再將練好的陶土取出部分捏製成珠圓形狀，在揉捏過程中還需注意不可將空氣包覆其中，否則在燒製時會產生裂縫、甚至是爆裂，手中的陶土略為乾澀時，可使用桌面上的溼毛巾或手上沾點水繼續揉捏。雛型大致完成後，便開始製作陶珠上



每顆陶珠都蘊含著創作者的心意



工坊成員曾淑琳的作品〈重生之樹〉

的圖騰。首先將不同色彩的陶土擀成一定的厚薄度，裁切出需求的形狀後，再用水做為接合劑輕輕打溼，並在尚未燒製的雛型陶珠上刮出輕微凹面，用手指的巧勁使其緊密貼合。這可說是最易失敗的一個步驟，若是做不好，在燒製時會因未貼合的部分產生熱空氣，而使陶珠毀於一旦，因為陶土在水分完全蒸發後會經歷膨脹、收縮的過程，尺寸約會較原型縮小約15～20%，而每種肌理紋路的收縮比例皆不相同，因此極易造成龜裂或破碎，由此也可見經驗累積的重要性。

陶藝在人類文明中的發展歷史悠久，近年持續高漲的文化自主意識，更讓排灣族的陶藝技術有了長足發展，除了手拉坯及施釉技術之外，也充分利用科技設備。目前工坊成員所製作的陶珠仍以傳統紋樣為主，排灣族的陶珠依色彩、圖騰之不同而各具不同的象徵涵義，陶珠製作因而始終蘊含著傳承的心意。譬如「高貴之珠」對

排灣族人來說是階級、地位及財富的象徵，曾在電影《海角七號》出現過的「孔雀之珠」傳達著愛情、相思之意，「土地之珠」意味豐收，「反省手鍊」則詮釋著因果關係。經由成型、燒製、砂磨、拋光，再經過一道道程序手工編織成的手鍊、項鍊、吊飾，上頭的每一顆陶珠都蘊含著創作者的祝福及心意。

為了開拓陶珠應用的觸角，芭伊工坊近期也開設了布織班，教導成員製作布織包，並結合陶珠做成飾品、生活用具，讓陶珠技藝能夠運用在現代生活中。吳淑倫也正針對既有的「貝珠」材質，著手研究如何燒製出兼容傳統風格與現代時尚的陶珠藝品。這裡的每件作品都充滿著「芭伊」意涵，在雲煙繚繞的山中工作室裡散發光芒與暖意，像一顆歷經土壤考驗的種籽終於破土而出，而終於得以在春陽下舒展新綠，奏出屬於自己的生命之歌。■